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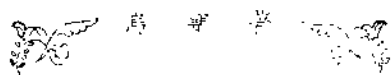
烏 塞 著

橋



作 家 出 版 社

2730



周 華 學

橋



朱 潔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橋

波多·馬塞 著
朱 孫 光 譯

◆

作家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11七號)

北京東黃城根胡同四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265) 字數：30千

開本 317×437 1/50 印 1 24

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0

定價：(6) 0.19元

Bodo Uase
Die Brücke

Aufbau-Verlag Berlin, 1952.

藤 緯 作 封 面 畫

定價一角九分

這座橋聯接了這條河的兩岸，岸的一邊比較高，另一邊——東岸——稍微低一點。這座橋也聯接了這個小城市的兩個部分，要是沒有這座橋，這兩個彼此確實非常需要的部分就不會遇到一起，就會依舊被河隔斷：西岸有教堂，狹窄的街巷，店主人直接從大桶給人倒酒的啤酒店，和古老的、幾乎是懸在河上的市政府；平坦的東岸有新的、筆直的大街，敞亮的宅舍，小花園裏五顏六色的、分散的園地和葡萄種植人的小屋；最後面，往北，還是在河岸上，有個大工廠。這座橋的建築是羅馬式的，它的年紀比這個新的市區還大一些，在從前通行大車的時代，它曾比現在盡過更重大的義務，它不只把這個城市的兩半互相聯接起來，而且也把這個國家的東部和西部聯接起來了，“由此通往萊比錫”……“由此通往法

蘭克福”的老路標還說明着這件事情。它那微彎的拱形伸展在永不寧靜的閃閃發光的河面上，在晴朗的、有太陽的日子，一條帶子似的、黑暗的陰影便停在河面上，在清澈的月夜也是這樣。河水煩躁地流着，丘陵起伏的河岸是美麗的，河岸上長着茂盛的、誘人的金白色葡萄樹，漁夫、船夫、喜歡蹣跚的青年、折疊船和帆船的駕駛者和情人們都從心裏喜愛這條河。特別美麗的是它稍微彎彎地流過西本堡這個小城市的地方，那兒古老的房子好奇地探到河岸跟前，好把自己在河裏照一照。但是這條河在橋拱下邊石岸中間狹窄的河道急流而過以後，它的興高采烈的興致立刻消逝了；一道閘堰攔阻並且調整着它的河道，把水力用來推動那個大工廠的心臟——馬達了。

夏天河裏有猛烈的急流和疾轉的漩渦，河水非常誘人，但是對於在河裏坐船或者甚至游泳的人還沒有危險，可是在春天它對於河岸和城市却形成極兇猛的威脅：那時候，前幾天還有滑冰者溜着的冰破了，那時候，雨水和冰雪的融水從山上奔流而下，使河水漲了起來，浮冰在橋墩跟前

堆成一座座有稜角的山，這些山的重量和玻璃似的鋒刃向橋墩的砂岩切入，同時用巨大的壓力向橋墩衝擊；一九二九年的春天就是這樣。

下午時候，澎湃的青白色的河水，越過橋跟前重重疊疊浮冰積成的、閃着藍光的堤壩，溢出兩岸，流進古老的房子的地下室和底層，挾着無情的潺潺聲在街道裏奔流。

橋墩藉石塊的巨力抵抗着浮冰，傍晚時候，它在加重的壓力之下開始顫抖了。當橋上石塊間的縫子開始裂開的時候，拿着提燈和燈籠在橋上看下面這場鬥爭表演的好奇的人們紛紛散開了。他們在被水淹沒了的橋兩端附近的街道上，在暗黑的水裏驚駭地東竄西跑。居民中間本來就已充滿驚慌的情緒，現在連消防隊和警察也是這樣，而消防隊和警察是有責任設法阻止這個破壞的威力的。用竹竿和木棍推開浮冰的企圖失敗以後——因為竹竿和木棍像火柴似地被浮冰折斷了——人們就再也想不出別的辦法了。

市長和市參議員在市政府裏，他們的驚慌失措也不亞於一般的居民，市政府的最下一層房子

同樣被水淹了，但暫時已給阻擋住了。他們疲憊地在燈光下邊進行着驚慌而沒有用處的討論。白頭髮的老市長潘尼希和警察隊長朔奈爾，幾個市參議員，還有穿着華麗制服的消防隊長塞代巴斯特都聚在那裏。他們一會兒憂愁地看看窗外的河和橋，一會兒毫無辦法地、狠狠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們都覺得這個房子裏的寒冷超過了不舒服和窒悶；是不是由於這種濕冷的氣氛，他們才不能做出決定來呢？

“你們看該怎麼辦？我的先生們。”潘尼希問，並且急迫地說：“哈瑪海爾，塞代巴斯特，回頭一準還要出什麼亂子哪！”爲了掩飾他那蒼老的手的顫抖——人的一切特質，留在他身上的只剩下虛榮心了——他用指頭捋了捋他那鬆曲的白鬚鬚。他對這件事情的關心眼看就要冷却了，在生活的重負面前，他常常是不愉快的。而現在在事件不斷加重的壓力之下，他又發脾氣了。

“假若——假若我們現在把城根兒下邊的水閘完全打開呢？”他提議說。

當然，當然，這是應該考慮的——市參議員

裏是年輕的參議員，律師兼常年法律顧問，大家認為很有前途的尤斯圖斯·哈瑪海爾這樣想。這是一個樂天、壯碩、圓腦袋、生着厚嘴唇的人，現在彷彿自言自語着。“只是有些遺憾，”他謹慎地說。“但主要的是這樣辦有沒有好處呢？水從橋後頭流走了。但是結果我們只是給上游增加壓力罷了，是不是？”

性急的警察隊長贊成他，同時看到常年法律顧問哈瑪海爾對於自己這種贊成十分冷淡，不由得感到驚訝，因為哈瑪海爾還沒有達到正確瞭解警察隊長的地步。哈瑪海爾用那圓圓的、結實的手做了一個手勢來攔住他說話。

“我們得把水放到市外去！”潘尼希插進來說，堅持着自己的建議。

“那麼那座橋呢？”有人問道。

潘尼希對於橋是有信心的：“那座橋比我還大幾歲呢。”

哈瑪海爾的臉皺縮起來，彷彿這話叫他牙疼似的。“但是我們還想說幾句合乎理性的話，”他故意粗聲粗氣地宣佈。“我們打開水閘，當然好。

可是結果怎樣呢？水從市內退走了，但是淹了工廠。我們這樣辦有什麼好處呢？我的先生們。”

哈瑪海爾——與其說他是市民的代表，倒不如說他是那個大工廠的一個代表，這位三十歲剛出頭的常年法律顧問是市參議員之一。他這樣熱心地關切那個工廠，是十分自然的。除了提出這個像煞有道理的問題，他還趕忙添說了幾點理由：“那個工廠裏有三千多工人。倘若工廠由於水災而陷於停頓的話，那麼這個城市的居民就都要討飯了。”

這說明而且又證明了哈瑪海爾多麼爲人民設想，又多麼爲這個城市設想。

市長現在沒法攔住同僚們發表贊同的意見，他用煩惱的目光看着周圍的人。

這時候一個奇怪的人物闖了進來，打斷了他們的討論，只有在這樣愁苦的夜裏才會有這等人物出現。這是市外小山上一個種葡萄的農民，他在光亮的地板上走着，走過有護壁板的牆邊，那護壁板上鑲着描寫農民戰爭時期的木刻，已給蟲蛀了。水從他那濕透的衣服上流了下來，他走過

以後便留下了一溜發亮的水。他那有皺紋的，但是坦率的面部摻雜着絕望和憤怒的表情，從前印在他臉上的那種聰明、愉快的生活的標誌却消逝了。他一隻手拿着麥稈，另一隻手拿着葡萄枝，舉起兩手表示抗議的樣子：“先生們，你們得想點辦法呀！”他嚷道。“不只是我們的莊稼和葡萄樹給淹了，連我們的土地都要給沖走了！”

但抗議不是獻策。這個被外面的暴風雨趕進來的種葡萄的農民使大家完全清楚，現在是多麼需要決定，使大家驚駭地明白了目前的處境，但是這完全無補於事。大家安慰他，可是沒有用。有的人說這是大自然的威力，有的人說這是我們只好服從的上帝的意旨；然後警察隊長朔奈爾表示，希望他最好不要再攪擾大家開會，同時小聲地跟這個盛怒的人說明，輕輕地把他推到門口。

他剛把門關上，正拿手帕擦乾因為挨了那個老頭兒面沾到制服上的水跡的時候，門又開了。

“絕對不能進來！”朔奈爾叫道，“這兒在開會。”他已經想去攔住那三個人，但是他急忙又停住了。

“我沒有認出您來——這兒光線不好，”他向冒着油煙的煤油燈指了一下，對那下巴底下留着楔形鬍子的馬提亞斯·莫陵道歉說。馬提亞斯·莫陵是個漁夫，他是以漁夫同業公會會長的身份作了市參議員的。但是胡奈爾心裏想道：我們這兒正好缺他呢。他不喜歡漁夫，因為漁夫屬於這個城市的一般的居民，不屬於上層社會，不屬於富有的、有教養的階層，正如人們平常所說的，他們是沒有良好血統的。他不是本地人，他和那些純樸的老百姓——他們一向是孟浪、粗野、猥褻的，說的是方言土語——是搞不來的。他認為他們是一堆死氣沉沉的人，他們心裏隱藏着可疑的東西。這個漁夫莫陵也跟他們是一類，雖然因為他是市參議員而稍高一等。但是他所以稍高一等也是羣衆本身的壓力給造成的。羣衆把他選入了市參議會。聚在潘尼希屋子裏的其他幾個人也不高興地看着他和他的同伴——跟他一起闖進來的，也是那個羣衆中的一部分。那個頭頂上生着一叢深色鬚髮，臉面又寬又平，身量短粗，但是舉止靈活的男子——彼得·魏格布萊特對於尤斯

圖斯·哈瑪海爾並不很生疏，因為魏格布萊特就在那個工廠當工頭。另一個人，比較年輕，比較瘦長，但他的外表和他的衣服都不算整潔，他的舉止還有點兒鄉下人拙笨的樣子。

漁夫莫陵似乎沒有感覺到自己不受歡迎，他平靜地走過警察隊長朔奈爾身邊，湊到人羣裏去找市長，市長是這些人裏面唯一懷着點兒同情來接待他的人。

“我們一定得炸！”莫陵沒有問候，也沒有任何禮儀，就沉着地、用認真而帶有要求的口吻說。“我們一定得把冰炸掉。我們不能再等啦。”

他們不喜歡聽這種話。他們難道沒有把一切都考慮過嗎？

“您來得太晚了，可敬的莫陵先生，”消防隊長塞代巴斯特指責他說。塞代巴斯特認為對於漁夫這類人必須用極端的客氣來保持一定的距離。“這個問題我們早已想過了。但是導管斷了。等我們把爆炸人員集攏起來的時候，幾個鐘頭又過去了。”

“那麼我們就親自動手吧！”這個漁夫覺得這

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那麼用什麼裝炸藥呢？您從哪兒弄來裝炸藥的東西呢？”警察隊長很感興趣地問，他緊跟在這三個人後面。

魏格布萊特似乎理解了這個勸告。他轉向哈瑪海爾，問道：“怎麼啦，律師先生，您不能拿出點兒辦法嗎？”

這個簡單的問題引起了大部分在場的人的驚訝，引起了哈瑪海爾一種窘迫的惱怒。

“對，是個主意！”他急促地說。“但是我不能專擅……必須請示一下……這只是一種試驗，不能公開地做。”最後這句話是哈瑪海爾看到別人詢問的目光時候，臨時想出來的一句解釋。

“快點兒，快點兒，把您那套辦法拿出來吧，”莫陵幾乎是興高采烈地催促着。“其餘的都是我們的事情。”

這些話使猶豫不決的市長和市參議員們又爲難起來。我們的事情？這是什麼意思呢？消防隊長表示意見說：“但是我倒要問一問，莫陵先生，您的夥伴……”他停住了，但是想到老爺們對於

莫陵身邊的那兩個人是用不吝絲毫客氣的，就接着問：“您的夥伴究竟是什麼人？”

老市長潘尼希神色不安地把目光從他那羣無計可施的顧問移到這幾個自告奮勇來獻策的人。

“這跟本題是完全無關的，”他把這個粗魯無禮的詢問頂回去了，轉身向莫陵瞅了一眼；心裏想——他面前這個人還是個正直可靠的人，但是被哈瑪海爾慫恿的警察隊長氣得臉都白了，他小聲警告說：“這確實不能負責：炸藥不是在赤色分子手裏嗎？”

但是沒有辦法。厭煩的、猶豫的市政首長們突然明白——他們只能在大自然的威力和站在他們面前的已有準備的人們之間決定取捨，並且要自覺地、公開地在任何情形之下採取他們認為是對的行動：高高的顴骨上生有一對深陷的眼睛的漁夫瑪提亞斯·莫陵，他的朋友，更果斷的彼得·魏格布萊特，還有那第三個人，似乎完全沒有聽他們說話，也根本不屬於他們一類的勞台巴赫，他那顯然露出他的農民出身的年輕的面貌和他的地道的城市服裝現出奇怪的矛盾。他二十七

歲，起初當建築工程師的學徒，後來爲了擺脫學徒的地位另找工作，他經過堅持的努力，吃了許多苦，最後成了建築師，莫陵認識他，是因爲有一次在他違禁釣魚的時候捉住了他。

一陣驚叫的聲音從街上和橋那兒傳來，突然，一陣嚇人的顫抖透過了市政府的老建築物，這種顫抖好像一陣可怕的恐懼震撼着一個動物——這種顫抖最後決定了這個事件。市長那有了深陷的黑眼圈兒的，充滿血絲的眼睛帶着幾乎是請求的目光看着那強詞奪理的律師，迫使他順從地低下頭來。哈瑪海爾勉強贊同了莫陵和他的同伴的主張，莫陵和他的同伴急忙擁出市政府大廳，勞台巴赫走在前邊。

外面，夜被一道探照燈眩目的光線切斷了，那探照燈光從救火梯這兒一直射向橋那邊。明暗的差異太顯著了，所以除了那燈光的圓錐形範圍裏刺目和可怕的光亮而外，附近什麼也看不見。人們只聽見暴風雨勻整的嘯聲，嘯聲帶着寒冷的水氣快速地吹過去，快得幾乎令人出不上氣來。同時，在那嘩嘩的湍急的流水聲中可以聽到響亮